

# 人之初

陳大非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 社 文 庫

乙 部 第 九 種

人 之 初

陳 大 悲 著

四 社 出 版 部 發 行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四 月 初 版

# 人之初

每册實價加寄費

著作人

陳大悲

發行人

張竹平

發行所

時事新報大晚報申時電訊社合組  
四社出版部

印刷所

國光印書局

門市部

時事新報館

經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版權所製電影及舞台編劇必究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出版

## 開場白

在我的第一部創作小說紅花瓶前面，我曾經寫過一篇「廢話開場」說明我那書中「所攻擊的是制度，是習慣，是社會，而決不是現社會中的任何個人。所以做過虧心事的人儘可以不必耽心。」

想不到紅花瓶在時事新報青光欄內每日披露之後，常常還有人疑惑我所寫的某行政機關的某女職員和某司長的真情實事。甚至於紅花瓶的單行本第一版五千冊既經賣完之後，依然有某女士在上海某晚報上發表了一篇批評，認稱紅花瓶作者是有意侮辱女性。我拜讀這篇批評之後纔知道這位批評者從未看過我的紅花瓶。

我的第二部創作小說就是這本人之初。

人之初也在青光裏登載過一遍，居然博得許多同情者的贊許。但是同時也引起了許多人

的仇視。九一八以前我在首都曾經接到過三封文理不通的謾罵恐嚇信，大概是由幾位常在夫子廟捧一位姓李的名歌女的捧客們匿名投郵的。原來這幾位捧客也是從未讀過人之初的人。他們因為聽得我書中女主角姓李，所以疑惑我是在那裏攻擊他們所愛護的某某歌女。如果肯讀一遍人之初，他們還不知道該怎樣的喜歡，說不定還要儼然的自認是我書中的湯軼羣呢。

人之初因受一二八的影響，直到今天方能排印成單行本，我覺得對於熱心盼望着的讀者們是很抱歉忱的。前年發表在青光的時候原本沒有寫甚麼序，因為讀了人之初的第一章的前兩頁就等於讀了一篇序了。現在因為恐怕再有從未讀過人之初的批評家誤會我是在這裏替三字經推廣銷路，所以寫這一篇開場白，希望讀人之初的朋友們替我作證辨誣。

人之初和紅花瓶相比，有一個顯然不同的點：紅花瓶是想到那裏寫到那裏的，人之初是先佈好了局然後動筆的。換句話說，人之初是有劇情的；因為我在未寫成小說之前原本打算寫成一個銀幕的劇本。此後如有機緣，我還想把這篇故事映到銀幕上去，播到無綫電裏去。讀者倘能不吝指教，我是竭誠歡迎的。

作者敬白

二二·四·一·

# 人之初

陳大悲著

## 目次

### 開場白

第一章 柳鶯閣的怪事	一
第二章 秦淮河之夜	二三
第三章 父親的神祕	四三
第四章 半張像片	六九
第五章 黃鶯驚夢	一〇一
第六章 青天霹靂	一二一
第七章 一線曙光	一五三

第八章	火·····	一七五
第九章	第一滴眼淚·····	一九九
第十章	愛與恨之戰·····	二三一

## 第一章 柳鶯閣的怪事

南京有的是人！甚麼都沒有有的只是人！

你瞧！在南京城裏，衣食住行，那一樣不感到缺乏？穿和吃，在上海總算貴到出奇的了，但是南京的綢布米麵，沒有一樣不比上海的貨更劣而價更貴。住呢，更不用提了！在南京的地皮上，只要你去劃上一點粉線，就有人來和你談租價，押租可以高出月租十倍以上！爲甚麼？就是人多房屋少！至於行的問題，更難說了，由上海坐火車到南京，只要你有錢買車票，雖然有時候在三等車裏，你會被擠得像貨車裏的豬一樣，（就差這一點，你不好意思噤呀咕的叫救命，）但是，車價的一律以及當天非到不可等等的問題，大概是不至於發生的。

出了滬甯車站，對於行的問題，你就不得不費那九牛二虎之力去解決的了。車站外面有的是代表好幾個世紀的各項車輛。要雇呢，原是很容易的，但是車夫們善於朝天討價。你若不會落



地還價，準比本地人要多出一兩倍。由城南到城北，如果你不坐汽車，不走中山路，準教你感到由上海到南京的幾百里路，反而比由車站到城南的十多里路省事得多，舒服得多，而且還經濟得多！

總而言之，目前的南京，甚麼都感到缺乏，所不缺乏的就是人！

衙門內外擠得滿滿的是人。街口路旁站得滿滿的是人。旅館裏住得滿滿的是人。你放一個異想天開的謠言出去，準有人在一天之內給你傳遍了南京城。你在大街上發一聲喊，準有人團團圍住你來看熱鬧。人乎！人乎！那一處不是人？南京有的是人！

因爲人一天多一天，所以南京城裏的旅館，飯館，酒館，戲館，茶館，也就一天多似一天。南京什麼都不容易見到進步，有進步的大概就是上列的五館吧？

柳鶯閣就是夫子廟前所謂後起之秀的茶館之一。

星期日那一天，柳鶯閣怎麼會鬧出事來的？爲的是人多！

柳鶯閣鬧事的消息怎麼會以訛傳訛傳遍了南京城？爲的是人多！

柳鶯閣羅致的歌星比夫子廟一帶各茶館多得幾乎加上了一倍，但是柳鶯閣所以名滿石頭城的緣故，却單靠了春晴女士一個人能夠叫座。

在今年冬盡春來的當兒，柳鶯閣門前早就掛出四個比方桌面還要大的年紅電光大字，就是「春晴女士。」下面還掛着一塊紅紙金字大牌，預告春晴女士登台的日期，並且說她能唱譚調梅派生旦兩行的舊詞新戲。

春晴女士登台之後，南京城裏城外的人，就連那些拉黃包車的，都知道夫子廟前到了一位春晴女士。因為坐車到夫子廟去的男女老少，各種各樣的人們，嘴裏都離不了春晴女士。最可憐的就是柳鶯閣的容量過小，而聽歌的人數過多，後到的就不得不站在樓梯口候補。閣主為增加收入起見，不得不把桌椅擺列得比別家緊得多，緊得幾幾乎類於京滬鐵路上的三等客座。據說這就是柳鶯閣鬧禍的遠因。

至於近因呢，那就各人有各人的猜測，各人有各人的風聞了。甚至於南京各日報的社會新聞欄裏，也一反其各報同登一稿的常態，各家所發表的「柳鶯閣奇禍」消息，竟會各不相同。有

的說：「當場有一白髮老人聆歌猝斃，昨日又值星期，黃馬褂到者特多，聞老人怪叫一聲倒地不起，認爲瘟病，於是一闕而散，奪梯而下，以致楊王氏，小八子，胡二姑娘等爲皮靴踏傷，幾致斃命。」有的說：「白髮老人與跛捧客某均以博得春晴女士美目一盼爲榮，故有人認癩捧客爲謀害白髮老人之嫌疑犯。」

鬧事的第三天有一個日報記得頂離奇。標題是木刻的頭號大字：「歌星春晴女士與柳鶯閣。」在新聞的後段還說：「按本報記者據當場目睹者言，春晴女士關係安福時代定國軍中某宿將之女公子，白髮老翁殆卽所謂皖系之某宿將歟？跛捧客自春晴女士獻藝柳鶯閣後，幾於無一場不見其足跡，恐與春晴亦有極密切之關係。聞熟悉個中祕密者云，跛捧客姓湯，爲革命軍人，於龍潭一役中曾負重傷，傷癩而一足不良於行，故每次登柳鶯閣時必杖聲囊囊，闔座視線咸集中於此跛足革命軍人身上。昨某報稱跛捧客與白髮老人醋海與波，邀黃馬褂數十人向白髮老人示威，老人驚悸倒地，確與事實不符云。」

還有一個小報用的大字標題是「人之初氣死老捧客」因爲下面寫得明明白白是「寓

居城南琵琶巷某號之歌女李春晴……」所以就有幾個善於投機的小報販子在琵琶巷和撞桶巷一帶穿梭似的來回亂跑，撇着藍青的上海白，逼着啞嗓子喊道：

「喂！看哇！新聞新聞！琵琶巷裏出子怪新聞！人之初氣煞老嫖客！小姑娘謀害白髮翁！喂！看哇！小報兩個銅板一張！」

柳鶯閣自從前天出事之後，昨今兩日都在門口掛着「清唱暫停，營業照常」的牌子，意思就是只停清唱的副業，而不停賣茶的正業。

春晴女士日夜兩場一共要唱十來齣戲，唱得膩了，好容易得到這兩天的休息，何況包銀又是預支的，自然像暑伏天趕路趕乏的人找着大樹蔭下的涼亭一樣，樂得逍遙自在，和母親兩個人坐在家裏說說笑笑。說的無非是她父親在打仗的時候怎樣的英武勇敢，嚇得敵人聞聲而逃，老督辦又怎樣的信任他父親，連回家吃飯睡覺的工夫都沒有，偶然回家來坐不上一刻鐘，老督辦就親自叫軍用電話催他到公館裏去。

「那麼我父親後來怎麼又會失敗的呢？」春晴在聽得非常高興之後，忽然這樣懷疑的問



捨不得請一回客，就引出這許多仇人來！同我過不去！」

把那張報扔在地下之後，她便撲在沙發上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嚇得王媽手裏捧着一杯茶，僵立在一旁，竟不敢遞給他。

春晴女士的母親原是二十年前在天津哈爾濱一帶鼎鼎大名，唱梆子又兼二簧的青衣花衫。到北方去玩過的人，誰不知道「北京有個劉喜奎，咱天津衛出了一個李秀鳳」這兩句帶着天津味兒的大鼓詞兒？

秀鳳當下把王媽手裏的那杯茶搶了過來，呵斥她說：「像僵屍樣的站在那裏做甚麼呀？還不給我把那張報檢起來！我還沒有看呢！」

王媽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她是北平的所謂「三河縣老媽子」。不懂得甚麼叫革命，甚麼叫民權，她所知道的就是「食皇爵祿報皇恩」，拿東家錢，吃東家飯，做東家事，外加一樣，挨東家的罵，永遠不敢露一點不愉之色，休提回嘴了。

她當下把那張報檢了起來，遞給秀鳳之後，便含着一絲兒的笑容低聲問秀鳳道：「咱們預

備晚飯不太不在家吃飯吧？」

「憑甚麼我不能在家吃飯？」秀鳳惡狠狠的問她。

「不是柳鶯閣的老板，范二爺，今晚請太太上老萬全嗎？」

「你多聰敏！好沒眼力見兒！姑娘哭成這相兒，你還指望她跑出去吃晚飯？」秀鳳罵完之後，翻開報來找了一回兒，又嚷着說：「慢一點兒吃飯不吃飯，等問了姑娘再說！」

王媽走出房門之後，她纔把怒氣像陽傘一樣的收了下來，集中精神在「人之初氣死老捧客」這一條新聞上，嘴裏不由自主的高喊了一聲「吓！」嚇得含淚的春晴突然坐了起來問：「媽！你怎麼啦？」

秀鳳像見了鬼一樣的瞪圓了兩顆眼珠，啞聲問春晴：「你——你認識那個白頭髮的老頭兒嗎？」

「我不認識吓！媽！您認識他嗎？」

「噯！怨不得——我說呢——瘟氣病不至於那麼厲害！原來是你把人之初的歌兒在

台上唱起來啦！這還不是很容易明白的事嗎？那一天我若是在樓上，何至於會踏傷這許多人呢？這那裏像是瘋氣病？秀鳳這樣瞪着，喘着，嚷着，在春晴看來，幾乎要疑惑她母親是真得了瘋氣病了。她向來是怕她母親的，尤其是當她母親肚子餓的時候，脾氣就像火車頭上的蒸氣一樣，除了設法疏導之外，是甚麼力量都壓制不住的。春晴自己這時候正在鋒頭的尖兒上，所以她知道名角的生活差不多就像皇帝的生活，週圍伺候着捧名角的人就如同擁護皇帝登九龍寶座的開國元勳和一班近侍太監，誰敢對皇帝說一個「不」字？原來名角的脾氣就是這樣的被週圍伺候着的人們捧大了的。她知道她母親在十多年前是比自己目下享名還要盛大過幾倍的名角，脾氣之大，是理所當然的事。何況她母親還因為嫁了她父親之後，父親又在北京娶了一個唱梨花大鼓的黑牡丹，叫做「二娘」，又娶了一個韓家潭裏唱工首屈一指的晴雯，叫做「三娘」，心裏一口不平之氣在胸口結成了一個核桃大的氣塊，一生氣就會腫起來呢！春晴最怕的就是她母親胸口的氣塊突然的腫起來。在春晴的腦中，這一種驚惶簡直比拿藤鞭木棍在她渾身上下抽一頓還要難受，所以這時候她不得不把自己的眼淚趕快的擦乾，然後滾到母親身邊，捏



緊一對輕鬆的小拳頭在母親的脊樑上慢慢的捶，嘴裏安慰母親道：「娘，您別生氣！我知道自己的錯啦！我不該把你教給我的人之初歌兒跑台上去唱去！但是誰知道呢？連唱了幾天拾黃金鬧着玩兒，一點事都沒有！偏偏前天晚上寒兒來這麼一個近視眼的老頭兒，眯縫着眼對我先做出要哭的樣子，又對我瞪圓了一對小眼珠，好像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似的……」

「好！這不是你的——哼！還有誰呀？你怎麼還會對他唱起人之初來的呢？誰叫你唱的？」她母親喪魂失魄似的向他發問。

「就是那個姓湯的癩子領頭，嚷着要唱。再加上姓林的那個福建人，在西南犄角上嚷着，催着，還有一些人和興鼓着掌，非唱人之初不可！」

「你一唱之後，那白頭髮的老頭兒就倒下去啦，是嗎？」

「對！不！我剛唱到中段，他就倒下去，台底下全都起了閤，大家搶着逃下樓去！我們臺上剛打住，樓梯下面就嚷起救命來啦！媽！您猜那老頭兒是咱們的甚麼人？」春晴女士看她母親臉上已經和緩了一點兒，便把身子倒在她母親腿上，裝瘋撒嬌的兩隻手捧着她母親的瘦臉，她又仔細